

景蜀慧

随笔

山阳城与浊鹿城



根据向秀《思旧赋》的路途描述，寻找当年嵇康和竹林诸贤盘桓的踪迹，是多年来的一个心愿。此次利用去许昌开会的机缘，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终于亲践古河内山阳故地，对几处遗址做了一些初步的实地考察。

一大早从许昌出发，沿郑云高速向北，渡过黄河，转原焦高速到焦作，进城沿一条名“山阳路”的大道北行再向东转，就到了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汉魏山阳城遗址。《后汉书·孝献帝纪》李贤注云：“山阳，县名，属河内郡，故城在今怀州修武县西北。”《通典·州郡·古冀州上》也有“汉山阳故城，在今（修武）县西北”的记载。据考古，山阳故城始建于商代，城墙的汉代夯土层内里有部分夯土是商代的，非常坚硬。山阳故城现在还有西、东、北三面城墙部分保留，西城墙宽达60米，已知是现今留存的古城墙中最宽的，洛阳古城墙的宽度也仅为其一半。登上西城墙，看城上槐柳合抱，野草丛生，大片地块辟为菜地，长势茂盛，城外禾黍离离，颇有沧桑之感。

从山阳故城再向东行约十余公里，一番寻访后，找到了古浊鹿城。浊鹿城位于今焦作市修武县东北约十余公里的李固村南，其位置古今基本上无异议。史籍中最早提到这个地方的是《帝王世纪》和《后汉书》。《后汉书·孝献帝纪》记载汉献帝即位封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都山阳之浊鹿城。”李贤注云：“浊鹿一名浊鹿，亦名清阳城，在今怀州修武县东北。”又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禅陵在浊鹿城西北十里，在今怀州修武县北二十五里。”（《续汉志·礼仪志下》刘昭志引《帝王世纪》亦云献帝禅陵“在河内山阳之浊城西北，去浊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另外，清代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及谢锜英的《补注》中“浊鹿”作“浊灋”，谓山阳“有浊灋城，魏受禅，封献帝于山阳，居此城”。古人文字中提到浊鹿城，有不少亦写作“浊灋城。”）《通典》云修武县“有浊

鹿城，汉献帝为山阳公居于此矣”。《元和郡县志》也说“浊鹿故城在县界东北二十三里，魏文帝受禅封山阳公，居河内山阳浊鹿城，即此城也”。《太平寰宇记》云：“魏志：文帝受禅，封献帝为山阳公，居河内山阳之浊鹿城”即此城，周廻十五里，尚在。”根据这些记载，《读史方輿记要》归纳认为“汉山阳县有浊鹿城，献帝受禅，居于此。帝崩，葬于城西北十里，名曰禅陵。刘向曰：浊鹿城今名汉陵村”。城所在古称“汉陵村”，得名当与禅陵有关；今名李固村，有人说和汉代的禅陵有关，但李固为汉中人，未曾在这里任过官，与此地并无关联，其说应该是没有根据的。疑此“固”即“固”，北方常用作地名。“固”本义是指四周陡峭、山顶较平的山，在大行山麓及河南北，这样的地形很常见，叫作“x固”的村庄很多，焦作当地也有

叫“赵固”的地方。

废为山阳公的汉献帝死于魏青龙二年，归葬禅陵。浊鹿城在北魏后期曾为北修武县治所，隋唐时期曾为陟州和修武县治所，其后渐荒废。顾祖禹引刘向曰“浊鹿城今名汉陵村”，说明至少在五代时其城已废。金代元好问有一首《过浊鹿城与赵尚宾谈山阳旧事》诗：“废邑萧条落照边，山阳遗迹世空传。肺肠未泯犹可活，灰土已寒宁复然。负鼎运来元有力，考槃人去更堪怜。因君忆得曹瞒事，铜雀台荒又几年”，可见当时古城的衰败。此次我们看到的浊鹿城，远远望去，是一片绵亘隆起的土台，坐落于大片耕地的中，《太平寰宇记》说城周廻十五里，今天看面积还是不小。走近观察，土台没有什么特别的保护，城上长满杂树野草，藤蔓密不透风，人很难进入，但城东头已有一片被开垦为耕地，土台也因此被分隔成两块。同行的焦作考古所研究员杨老师说，十多年前土城还是完整的，高度也比现在要高，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对古城遗址的影响实在是相当大的。土城的夯土，考古确定是汉代的，但细看夯土，可见黄土之中明显杂有一些黑色的土层，城土中发现的一些陶片瓦片，其时间也早于汉代，我们当时随手捡到的几片灰陶片，就是战国时期的。毕业于吉林大学七七级考古专业的杨老师解释说这是因为就在浊鹿城附近，有一个龙山文化的遗址，此外当地也有很多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留存。当时筑城取土，一部分就直接取自这些遗址，那些黑色的土层，就是来自龙山文化遗址的。

总的说来，历史文献中对浊鹿城的记载内容不多，之所以特别留意，原因之一是读向秀《思旧赋》时对赋中“息余驾乎城隅”之“城”究竟何指一直有疑。有学者认为此城就是浊鹿城，但从大致方位上看，似乎也很难排除是山阳古城的可能性。《元和郡县志》记载云：“天门山今谓之百家岩，在（修武）县西北三十七里，以岩下可容百家，因名。上有精舍，又有锻灶处所，

即嵇康所居也。”《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与之大致相同而有增补，谓《图经》云：“岩有刘伶醒酒台、孙登长啸台、阮氏竹林、嵇康淬剑池，并在寺之左右。”唐人所言天门山百家岩，即今太行山南麓云台山风景区的百家岩，当日我们从浊鹿城向西北方向行约十余公里，即抵达该处。其地风光峻美，流泉淙淙，竹林蓊翳。太行绝壁之下的平缓山坡草木如茵，酷肖嵇康诗中写到的“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之处。而岩石上篆刻的北宋嘉祐四年河北提刑使曹洙所书嵇康“淬剑池”及刘伶“醒酒台”等字迹仍清晰可见。根据文献的记述，唐代修武县位于山阳古城东南偏南约二十余里，而百家岩在县西北三十七里，从浊鹿城所在的位置来看，应该距百家岩即嵇康所居并流连游赏的太行山南麓更近一点。可注意的是《太平寰宇记》中还有一条“山阳城北有狄山，即嵇康园宅也”的记载（有些版本“狄山”作“狄山”，当误），但“狄山”究竟指何山？唐宋史志中未见有解释，唯清嘉庆《大清一统志·怀庆府》明确说“狄山”一名“稽山”：“稽山在修武县西北三十五里，晋嵇康居焉，亦名狄山”，并引用《寰宇记》云“山阳城北有狄山，即晋嵇康园宅”，表明“山阳城北”即“修武县西北”。按《三国志·王粲传》裴注引虞翻《晋书》曰：“康家本姓奚，会稽人。先自会稽迁于淮之铨县，改为稽氏，取‘稽’字之上，加‘山’以为姓，盖以志其本也。一日铨有稽山，家于其侧，遂氏焉。”《晋书·嵇康传》取后一说，谓嵇康家避怨徙淮国铨县，“铨有稽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后嵇康寓居山阳，其所居处之山，当因嵇公得名于稽山。今所见百家岩前，仍立有篆刻“稽山”两个大字的石碑，号称“嵇山碑”，乃清人所刻，据说立碑之地即昔嵇康园宅之故址。嘉庆《大清一统志》还记载“天门山在修武县西北四十里，两山对峙，其状如门，山麓有百家岩，有嵇康锻灶”。同在修武县西北，嵇山距县三十五里，天门山距县四十里，两处距离上的微小差异，也是值得注意的。而综合考虑以上这些材料，则向秀去探访嵇康山阳旧居所经过并“息驾”的城隅，就很可能就是浊鹿城而不是其西南方向的山阳城了。

《思旧赋》中向秀息驾之“城隅”到底为何，因为有限的史料，似乎依然无解。然而，魏末时代高压之下，向子期在惨澹冬日刻意从家乡怀县北上山阳，凭吊亡友故宅之举，却令我们至今心生感慨。当我们去到浊鹿城时，已是下午时分，秋日的午后，斜日暗淡，薄云微翳，古城荒草寒烟，郊野西风萧瑟，抚今追往，怅惘盘桓，遥想子期当年践故友之遗迹，日暮闻笛，凄然作赋，千载之下，犹可感音而叹者。

毛尖

看电视

“年度罪人”

因为曾经深深地喜欢过《潜伏》，编导姜伟的《猎场》出来，谍战剧黄金班底加上胡歌，我自动给爱奇艺续了个月费，准备惊艳一把。

开始还真是把我给惊艳住了，胡歌顺口说的是戈培尔、祖峰一个句子提溜了博士资格考的四个大佬：伊格尔顿杰姆逊德里达和阿兰巴丢，虽然我们学校最渊博的罗老师都不会这样说话。不过这没关系，《猎场》的超现实主义气氛不在台词，便衣似的祖峰，以文艺评论家的身份在京城天桥上被一群外地小姑娘认出来当偶像各种崇拜，以后谁说我们大陆青年没文化，我就把《猎场》甩给他。

但两集《猎场》已经甩昏我，可怜祖峰老师，出场就被预设了西门庆的心武大郎的命，再一次，他在屏幕上献出年轻的生命，我也默默关掉了视频。八年前，祖峰在《潜伏》中死去，三年前，他在《北平无战事》中死去，都沉重地打动了观众，但这次，他铁定白死。

想起今年一批玛丽苏剧开年，《孤芳不自赏》《楚乔传》再次刷新表情包表演体系，《醉玲珑》《欢乐颂》再次开脑洞漏的剧情和道德，然后，在《白鹿原》开出的地平线里，我们这种平时受人鄙视的职业观众终于迎来百感交集小阳春，一波良心网剧袭来，《河神》有精气神，《白夜追凶》有沉稳的布局，而我自己最喜欢《无证之罪》。

《白夜追凶》是侦探推理类型，类型人设，“潘粤明”身上分出一个“潘粤明”，双胞胎一个昼伏一个夜藏，轮流出场显示智商，使得全剧社会人格跟着相对单调也比较封闭。这方面，《无证之罪》以社会派推理的风格带出了哈尔滨的夜场气氛，配角阵容虽然籍籍无名但是个个光彩夺目，连只有一两场戏的混混都妥妥碾压女主“小姨妈”，当然，这也不能怪小姨妈，整出剧，小姨妈的傻白甜人设，为了救哥哥当小三，当了小三又要在道德上和小三划清界限，特别不能匹配编导试图营造的冷酷和黑气氛。不过，有东北混混在那里舌灿莲花，此剧的台词简直可以给《猎场》当教材，什么叫走心贴地，就是讲人话，让西门庆说西门庆的话，武大郎吐武大郎的词。

这些东北混混，好几个被特意整成银链金链东北风，但陈衣俗调没有把他们变成千人一面，不同级别的混混说着不同级别的台词，黄毛，兵哥，火哥，手里玩的钱不一样，吸烟走路说话的腔调就不一样。而且，第一次，国产网剧的台词禁止了复读，观众不用一句台词听两遍，东北人嘎嘣脆地你一言我一语推进剧情，普通路人也是表演艺术家。如此，终极罪人李丰田出场，一点不起眼，但锋芒之气就在他的眼神和手手里，这个李丰田，简直冰血暴。所以，尽管离年底还有一个半月，但是，丰田叔去角逐今年影视剧的年度罪人，我觉得那是稳稳的。

见过丰田叔，再去看看《猎场》中，囚衣囚裤的美胡歌，简直是松江江上发现人设，“潘粤明”身上分出一个“潘粤明”，双胞胎一个昼伏一个夜藏，轮流

笔会

周末茶座



顾铮

非专业眼光

阿赫玛托娃的双手

1918年，前苏联艺术史学者、作家尼古拉·普宁（1888-1953）被卢那察尔斯基任命为俄罗斯与冬宫博物馆人民委员，之后也在多个博物馆任职。在其任内，他既为保护苏联的西欧艺术收藏尽力，也为前卫艺术鼓与呼。比如，他曾经为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撰文。

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他与诗人阿赫玛托娃度过一段共同生活。这张照片是他于1926年拍摄的阿赫玛托娃肖像。拍摄肖像照片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安排被摄对象的双手。普宁的这张照片，通过让她的双手放置在椅背上的方式，妥善处理了安放对象双手的问题。我们因此也可以感受到作为拍摄者的普宁的功力。

陆蓉蓉

望野眼

京都路旁花

八月中旬，京都牵牛正当时。云多阳光少，能使它开得久长。去金阁寺那天，骑车经过称念寺附近，先见到一家窗下细绳结为网。绿叶攀缘，高枝上几朵粉花儿抛的抛，坠的坠，是大花牵牛花的栽培种，花与叶都有细碎白斑。可惜稀疏，有些分绿上窗纱的好意思。后来住在二条城附近，散步时又路遇一家，却是十余条细索自二楼底垂下来，每根索上上牵挂两三枝，风来时影动珊珊。

又有木芙蓉。多是单瓣，花瓣们彼此轻轻搭住，迎风逆光看，像满满一卮酒。它的枝干多而高，低处大叶纷披。种在公寓楼下，整栋住客都能分好颜色。离开东山，从小路走向鸭川边时，又见到对面路边一树红色的木芙蓉。这却大大出乎经验之外，被那红色攫住，驻足仔细看了个够。天色阴沉，树后是店家落地玻璃。红如灯火，熠熠生辉。

中国种花喜欢繁密热闹，单瓣者少；更少见白花，或者因其有不祥的意

陈子善

不日记

“我歌唱”



镜子里的面影”起笔，写到“后来，我歌唱青春”，再写到“我又歌唱，我歌唱爱情”，直到一度“我不歌唱了，/我没有歌唱的东西”。然而，作者最后仍要放声“歌唱”：

于是我又歌唱了，在我预备 / 去死以前。 / 我歌唱，我歌唱死， / 我歌唱牺牲。 / “牺牲”，当我唱出这名词的时候， / 在我面前有人笑了。 / 这在发笑的不是别人，正是镜子里底我自己。 / 我不是笑我自己， / 我笑世界上那些懦弱的人， / 把自私和怯懦的自杀 / 叫做牺牲。

于是，我没有死， / 很久也不歌唱。 / 我笑了，比童年时镜子里笑得真实。 / 而且我感觉矜骄， / 因为我知道我歌唱错了， / 我歌唱的不是这世上底东西， / 在这世界上他们都套上了锁链。 / 然而我还要歌唱，因为不歌唱 / 我便要死亡；并且 / 我还要歌唱牺牲，——但不是自杀 / 因为我歌唱爱， / 歌唱爱中的恨。

《我歌唱》在关露所有的新诗创作中大概是篇幅最长的，更重要的是，从某种意义讲，此诗不但是关露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她的自况。在《我歌唱》发表半年之后，也即1939年底，关露奉中共秘密战线负责人之命，打入汪伪情报机关内部，开始了她惊险而又多姿多彩的特工生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又成为日本军方主办的上海《女声》月刊的编辑。作家金宇澄的父亲当年也在上海从事抗日地下工作，晚年对关露这段忍辱负重的“卧底”经历有生动而具体的回忆，其中还包括朱维基对关露产生过误解，“不止一次地咒骂她做过‘汉奸’”（金宇澄《火鸟——时光对照录》，《收获》2015年第5期）。直到抗战胜利，关露就一直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敌伪的枪口刺刀下“歌唱牺牲”，“歌唱爱”，“歌唱爱中的恨”。

《诗人丛刊》后来是否还出版了二辑、三辑，不得而知。但这辑《我歌唱》，姜德明著《丛刊识小》（2013年5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和何宝民著《纸页上的文学记忆：民国文学短刊经眼录》（2017年1月海燕出版社版）均未著录，流传想必不多。关露多才多艺，除了写诗，她在小说、散文、剧评等众多领域都有所建树，将来若有心人编订《关露全集》，这首感人至深的《我歌唱》是不能遗漏的。

叶扬

名著与画

从蒂索到艾略特的《麦琪之旅》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说耶稣诞生时，有几个东方的“博士”看见天上有一颗大星，是未来的犹太人王之的兆头，便跟着它来犹太境内参拜。在途中，大星忽然出现在他们前头，到了耶稣的出生地伯利恒，星就在空中停住了。他们进屋看见了婴儿和圣母马利亚，就俯伏在地礼拜，并且奉上黄金、乳香和没药作为礼物。《新约》原以通用希腊语写成，汉语和合本此处的“博士”（wise men），希腊语的原词为“麦琪”（英语音译 Magi），是“麦格斯”（Magus）的复数，本为波斯拜火教的祭司，亦有巫师、占星术士的意思。《圣经》里出现的人物，在经文中很多本无姓名，基督教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对经文的阐释、评注多方搜索，不少人物添了姓名。例如此处的麦琪，非但无名无姓，就连究竟一共有几位，经文中也并未明说，但自中世纪以来，因为他们向婴儿奉上了三样礼物，就被说成一共是三位，分别都有了名字，而且都是东方古国的君主。

法国画家蒂索（Jacques Joseph Tissot, 1836-1902）出生在西部海港南特，少年时就有志于绘画，弱冠之年去巴黎习艺，常去卢浮宫临摹名家的作品，成名后他专以上流社会中衣冠楚楚的贵族的妇女的生活场景为题材。晚年他重新皈依天主教，改以宗教题材作画，恪守写实风格。他曾三度去巴勒斯坦游历，为自己的作品做实地考察。这幅《麦琪之旅》完成于1894年前后，东方三王被置诸画面右侧正前方，乘坐骆驼鞍上，身后山道迤迤，颇有君临天下的气概。这幅油画高70.8厘米，宽101.6厘米，现藏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此外，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博物馆，也有蒂索的一幅水彩，与此画相同而尺寸仅为其三分之一，有人以为是油画作准备而创作的。

1927年夏天，已在英国卜居多年的艾略特，皈依了英国国教高教会派，同年冬天入籍英伦。他的《麦琪之旅》一诗，即作于是年。蒂索的油画，在英美和欧洲享有盛名，但诗人是否见过这幅油画，无从稽考。此诗是应一家出版商的要求而作，是三十八首《亚利伊勒组诗》之一，其他的作者还有哈代、叶芝等人，每首诗都配上图画，单独印行。艾略特一共为之创作了五首诗，这首是名篇。全诗共43行，分作长短不一的三个小节，在形式上效法前辈英国诗人勃朗宁，用的是所谓“戏剧独白”，以麦琪中的一位作为单数第一人称的叙事者，第一、二两节先用倒叙，描摹当年朝圣途中如何一路辛苦跋涉，后来又如何终于到达目的地，最后一节反思此行的意义，充满对生死、不同信仰和新旧世界的疑虑。此诗在用词上饶富象征意义，例如“低迷的天际三棵树”影射耶稣牺牲时的三具十字架，“在草地上飞驰而去的老白马”喻喻《启示录》的骑士等等；最后一节中连说两次的“记下”一语，则套用莎剧《奥赛罗》中主角自刎前的独白。在音韵上诗人使用自由诗体，没有格律的羁绊，但是他的向力求从日常语言中捕捉内在的韵律，所以此诗绝非凡文的分行，诗中常用跨行连续（enjambement）和行中停顿（caesura），造成一气呵成之势，还大量使用首语重复（anaphora）和叠字，交织成跌宕的声韵。笔者听过诗人自己朗读此诗的录音，应该说他在这方面的尝试是相当成功的。

作为该辑唯一的女诗人，关露曾以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曲歌词《春天里》享誉新文坛。《春天里》明显带有民歌风，这首共七节长达七十六行的《我歌唱》则不同，情感更为炽热，更显示了鲜明的个人色彩和女性的敏感。作者从“童年我歌唱过 / 镜子和